

# 五弦琵琶源流考及其兴衰史

李 雁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五弦琵琶是在中国史上传习已久的乐器,特别是在中国唐代盛极一时。本文通过考古图像、史料记载以及中日学者的研究,对五弦琵琶的起源、传入、以及在中国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盛衰作了考察,试图论证该乐器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五弦琵琶;天竺

**中图分类号:**J6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1)01-0064-05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琵琶:秦琵琶、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其中秦琵琶产于中国,其始为秦汉时期的弦鼗,后演化为秦琵琶(亦名秦汉子、阮咸)。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均为传入乐器,汉魏以来由波斯、天竺传来。自传入后,四弦琵琶、五弦琵琶就对中国音乐产生很大影响。本文的论述集中于五弦琵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五弦琵琶,亦名五弦。其形制据《新唐书》记载:“如琵琶而小。”<sup>[1]</sup>梨形音箱,直项,五弦,五柱。现存的实物保存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见图1)。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面唐传五弦琵琶。琴身用紫檀木制成,其上错缀玳瑁,镶嵌螺钿等,做工华美精良。

在隋唐时期,五弦琵琶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唐代的宫廷十部乐中有八部都使用了五弦琵琶,这八部乐分别为:燕乐、高丽乐、天竺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西凉乐、安国乐。(据《通典》中的乐志进行统计)其使用的次数之频繁,令很多乐器难以望其项背。其实八部之外,康国也使用五弦琵琶。早在南北朝时期,据《魏书》载,北魏时“康国者,……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sup>[2]</sup>《北史》亦记录北齐音乐中的康国也是有五弦的。<sup>[3]</sup>《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笔者注:康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丧制与突厥同。俗奉佛,为胡书。”<sup>[4]</sup>而且史籍中记载,康昆仑就是一个著名的康国琵琶家,他

善弹《绿腰》与《凉州》,都是典型的胡曲。也许,音乐志中的康国乐漏记了五弦琵琶。此外,除却唐代十部乐外,又有林邑、倭国、百济、扶南、骠国等也使用了五弦琵琶。就此,五弦在唐时的风采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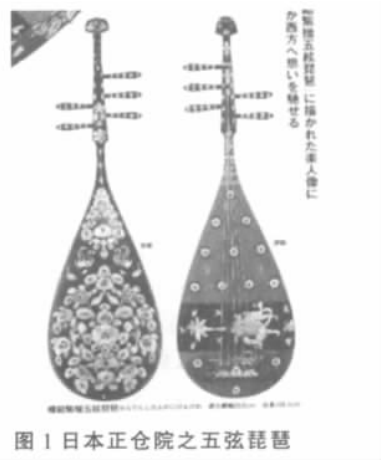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正仓院之五弦琵琶

视其来源,五弦琵琶,非华夏旧器,据《通典》云:“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sup>[5]</sup>北国在哪里?据《汉语大词典》解释:“北国:①指我国北部地区的诸侯国。《诗·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后亦指建立在北方地区的王朝。《南齐书·周盘龙传》:“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此指北魏。《金瓶梅词话》第九九回:“天子慌了,与大臣计议,差官往北国讲和。”此指金。②指我国北部地区。宋苏轼《韩维三代妻·曾祖处均燕国公

收稿日期:2010-12-11

作者简介:李雁(1977-),女,文学硕士,江西科技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制:“是用因上公之旧秩,开北国之新封。”<sup>[5]</sup>这里,第一种解释更相近,“我国北部地区的诸侯国”。北部地区的诸侯国,被史书通常称为“北狄”。笔者查找《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得到的记载却为:“北狄三国。鲜卑、吐谷浑、部落稽。”<sup>[6]</sup>而事实上这三个地方没有出产此种乐器,史书中经常记载的胡琵琶、龟兹琵琶,似乎和这三个国家没什么干系。有石窟壁画可考的是,龟兹和于阗两地的石窟壁画。但龟兹、于阗却被划为西戎五国之中,所以“北国”这个词,应该是笼统地讲在中国北部地区成为北国,而非严格地特指北狄诸国。再进一步参考《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唐时期全图》,可以在上面找到吐谷浑的位置,就地图上所标示的而言,吐谷浑更应该成为西部地区,而龟兹倒是可以称之为北部。(《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P39-40,P41-42,P43-44)。所以从地理上来看,如果龟兹、于阗视为北国也是合乎情理的。

那么它究竟来自哪里?对于这点的认识主要分为两派,这两派的学者都把乐器的传入拉到更遥远的国度。以林谦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其来自于印度(古称“天竺”),以常任侠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它来自于伊朗(古称“波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出现五弦的乐部大多数都与印度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联系。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五弦琵琶的流传路径和印度的浮雕资料。

五弦琵琶的具体流传路径可以靠它在路上留下的标记来识别。通过对石窟壁画、雕塑等的考察,我们可以认为:五弦琵琶与四弦琵琶分别取道南北两路进入中国,四弦琵琶大部分经由天山南麓的于阗进入,而五弦琵琶则穿越天山北麓的龟兹、焉耆一带流入中原。两者一路行来留下了大量踪迹。特别在龟兹遗留下来的大量佛教浮雕、壁画、塑像等,默默述说了当年作为佛教中心所在地的繁盛。从龟兹古国石窟壁画上可以看出,直项五弦琵琶在数量上占多数。在克孜尔千佛洞中<sup>[2]</sup>,五弦琵琶还经常存在于奏乐图的中心,这在8窟(见图2)<sup>[7]</sup>、38窟里尤为明显。在龟兹古国能够见到如此大量的五弦琵琶,所以五弦琵琶又曾被称为“龟兹琵琶”。不过,四弦琵琶在这里也曾少量出现;而在于阗则是以四弦琵琶的文化为主。所以天山南北两麓的文化虽小有交叉,却又形成不同的文化现象。另外,从印度的图像资

料来看,现藏甲古他博物馆的一幅石雕《脱胎图雕像》中(见图3)<sup>[8]</sup>,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女子怀抱五弦琵琶的形象。由于该石雕是公元170年建成的阿马拉维提的浮雕,大大早于龟兹地区的壁画,故认为我国之五弦是源于印度,且与印度五弦琵琶是一脉相承的。<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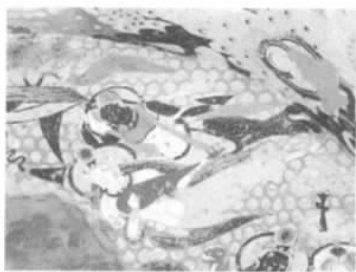


图2 为克孜尔第8窟



图3 甲古他博物馆石雕《脱胎图雕像》

另有由台湾星云大师主持监修的《佛光大词典》中关于佛教音乐的条目也提到:

至二世纪中叶迦腻色迦王之际,印度之佛教音乐隆盛异常,并盛传到中亚细亚之于阗、疏勒等地。六、七世纪戒日王(梵 S/i'la'ditya)治世之时,印度佛教音乐发展至全盛期,越过葱岭、中亚细亚,一支通过天山南麓,以龟兹(库车)为中心;一支经过天山北麓,以高昌(吐鲁番)为中心而昌盛发达。其后,印度佛教音乐经过西域诸国,大举流传于唐室宫廷,促成唐朝舞乐之高度发展。

佛教音乐所用之乐器有:弦乐器(梵 vi'n! a^)、管乐器(梵 vam! s/i^)、打乐器(梵 dundubhi)。二世纪以后亦使用在下部雕有舟形共鸣胴之五弦琵琶。传云,释尊在灵鹫山说法时,因怜悯盲目之弟子岩窟尊者,而用弦乐器伴奏,唱颂地神陀罗尼经。此种盲僧琵琶,直至阿育王之子鸠那罗(梵 Kun! a^la)失明之际,始被推广使用,后亦随佛教传至中、日等地。<sup>[9]</sup>

上文的作者在佛教音乐在流入中原的路径上存

有异议。但是对印度佛教音乐所使用的诸般乐器,这里只提出了一种——五弦琵琶,却比较清楚地肯定了它的源流:印度到中国。因此,这条研究也算是上述的一个佐证。

五弦琵琶传入中原的时间应为张重华占据凉州之时,按《隋书》云: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笔者注:346-353)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sup>[10]</sup>

在同一个时代中的龟兹乐、西凉乐也使用了五弦琵琶。《隋书》卷十五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其乐器有钟、磬、弹箏、搊箏、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箏、长笛、小箏、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笔者注:384年),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阎。……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箏、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sup>[11]</sup>

五弦琵琶随天竺乐、龟兹乐、西凉乐,分别进入了前凉、后凉和北齐、北魏。特别是北魏与北齐两位国君,耽乐于五弦琵琶的事迹,被后来的史官题上一笔。《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云:“龟兹乐者,……后魏平中原,复获之。有唐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sup>[12]</sup>“自(笔者注:北魏)宣武以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舞铿锵铿锵,洪心骇耳,……”<sup>[13]</sup>

这一时期的陈后主,沉迷音色、笃爱胡声,按《隋书》云:

杂乐有西凉鞞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笔者注:562-565)以后,传习尤盛。后主(笔者注:582-589)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

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纓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sup>[14]</sup>

隋代时,九部乐中除了天竺乐、龟兹乐,还有高丽乐、康国乐都使用五弦琵琶。“(高丽)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乐有五弦、琴、箏、箏、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sup>[15]</sup>“康国者,康居之后也。……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sup>[16]</sup>

除上述乐部外,四方乐中尚有倭国、林邑也使用。“……(倭国)乐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sup>[17]</sup>“……(林邑)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sup>[18]</sup>

进入唐代,五弦琵琶的史料屡屡出现、俯拾即是,唐代成为五弦琵琶的发展高潮。全唐诗中常常有提到五弦琵琶的诗,共计21首(笔者自己统计);在唐代宫廷十部乐之中,使用五弦琵琶的乐部上升为八部,分别为:燕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具体可见于唐李林甫的《唐六典》:

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位于庭,以备华夷:一曰燕乐伎,有景云乐之舞、庆善乐之舞、破阵乐之舞、承天乐之舞;玉磬、方响、搊箏、筑、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弦、小五弦、吹叶、大笙、小笙、长笛、尺八、大箏、小箏、大箫、小箫、正铜钹、和铜钹各一,歌二人,揩鼓、连鼓、鼗鼓、桴鼓、贝各二。……三曰西凉伎;编钟、编磬各一架,歌二人,弹箏、搊箏、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长笛、短笛、大箏、小箏、箫、腰鼓、齐鼓、担鼓各一,铜钹二,贝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四曰天竺伎;凤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铜鼓、都昙鼓、毛员鼓各一,铜钹二,贝一,舞二人。五曰高丽伎;弹箏、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横笛、小箏、箫、桃皮箏、腰鼓、齐鼓、担鼓、贝各一,舞四人。六曰龟兹伎;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横笛、箏各一,铜钹二,答腊鼓、毛



贝鼓、都昙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鸡娄鼓、贝各一,舞四人。七曰安国伎;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大箏,双箏、正鼓、和鼓各一,铜钹二,舞二人。八曰疏勒伎;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箫;箏、答腊鼓、羯鼓、侯提鼓、鸡娄鼓各一,舞二人。九曰高昌伎;竖箜篌、琵琶、五弦、笙、横笛、箫、箏、腰鼓、鸡娄鼓各一,铜角一,舞二人。<sup>[19]</sup>

从上面可以看出,除却清商乐和康国乐,其它乐部都用到了五弦琵琶。可见五弦琵琶在唐时的地位及受欢迎的程度。

唐朝时,教习五弦琵琶的为宜春院。据《教坊记》云:“平人女以容色选入者,教习琵琶、五弦、箜篌、箏等者,谓之‘搊弹家’。”而且五弦琵琶也参与立部伎的表演,“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场,惟搊弹家弥月不成。至戏日,上令宜春院女为首尾,搊弹家在行间,令学其举手也。”<sup>[20]</sup>

除了本节开头提到的在乐部中使用情况,还提到了五弦为许多舞曲的作伴奏,王建《舞曲歌辞·霓裳辞十首》:“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散声未足重来授,直到床前见上皇。中管五弦初半曲,遥教合上隔帘听。一声声向天头落,效得仙人夜唱经。自直梨园得出稀,更番上曲不教归。一时跪拜霓裳彻,立地阶前赐紫衣。”<sup>[21]</sup>

唐代的史料中记录了很多五弦琵琶的演奏家,如:赵璧、裴神符、康昆仑等,以及全唐诗中记载的许多不知名的演奏家,和在教坊中教习的五弦搊弹家。

宋代后,关于五弦琵琶的记载锐减。除了《太平御览》只是整合了一些唐代的音乐资料,关于记载宋代的五弦琵琶的记录变得罕见。《宋史》中出现五弦的地方只有两处,皆是在过节,或者于御楼赐宴时的重大场合中使用。“其御楼赐酺同大宴。崇德殿宴契丹使,惟无后场杂剧及女弟子舞队。每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余曲宴会、赏花、习射、观稼,凡游幸但奏乐行酒,惟庆节上寿及将相入辞赐酒,则止奏乐。……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箏、笙、箏、方响、拍板。”;又“每春秋圣节三大宴”之时,当轮到第十七项节目,“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sup>[22]</sup>由于法曲部中包含五弦琵

琶,当然可以认为五弦琵琶参与演出。

《辽史》也有两处关于五弦的记载,在大乐和散乐处。“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大五弦,小五弦。”“散乐器:箏、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箏、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鞀、拍板。”<sup>[23]</sup>这与《通典》中五弦十几次的出场次数不能比,也大大少于《旧唐书》、《新唐书》中关于五弦的记载,五弦的表演机会少之又少,地位一落千丈。

到了清代凌廷堪《燕乐考原》云:“此器(五弦)至宋已失传。徽宗置大晟乐府,命补徵调。当时如柳永,周邦彦辈,皆号为知音者。乃不只唐人之有五弦之器,但借琵琶之宫为之,致伶工有落韵之讥,殊可笑也。”

从这些史料,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失传于今日的五弦,在宋以后就顿失原有光泽,很快沦没了。

通过对五弦琵琶的历史源流考证,我们对五弦琵琶的来源、以及它在各时期发展状况、使用场合都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五弦琵琶起于印度,主要经天山北麓的龟兹传入中原。在唐朝时发展势头最强,十部伎中占其八部,四方乐中,又至少占有四部,记载于史料的演奏名手甚多,这些都说明五弦琵琶在此时地位很高。及至宋代以后,五弦琵琶参与演出的机会锐减。从史料中可以看到,五弦琵琶虽然参与演出很隆重,但只在节日中表演,这就说明上演次数并不多,它也许只是凭借它在前朝的余势存活于宋朝宫廷。到如今,该乐器已经彻底失传。以上就是五弦琵琶的整个发展脉络。

#### 注 释:

①唐·李大师,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 1 月,卷九十七,第 2145 页-第 2146 页:“康国者,康居之后也。……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

②克孜尔石窟是中国最早开凿的石窟,大约开凿于东汉末年,结束于唐末。

③《世界美术全集》(第三册),平凡社,1929 年,第 98 页,羯鼓图。

####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21:

- 311.
- [2]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 2000,102:1543.
- [3]唐·杜佑.通典.湖南:岳麓书社,1995,193:2737.
- [4]唐·杜佑.通典.湖南:岳麓书社,1995,144:1934.
- [5]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二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88:201.
- [6]唐·杜佑.通典.湖南:岳麓书社,1995,146:1963.
-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9.
- [8]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205-211.
- [9]星云大师监修,慈怡法师主编.佛光大辞典.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2678.
- [10]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254.
- [11]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15:253,254.
- [12]唐·杜佑.通典.湖南:岳麓书社,1995,146:1963.
- [13]唐·杜佑.通典.湖南:岳麓书社,1995,142:1901.
- [14]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14:233,224.
- [15]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81:1217,1217.
- [16]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83:1240.
- [17]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121:1226.
- [18]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82:1230.
- [19]唐·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14:404.
- [20]唐·崔令钦.教坊记.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
- [21]全唐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2:288.
- [2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14:2339,2240.
- [23]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 2000,54:539,539,542.

##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Five String Pipa

Li Yan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R. China)

**Abstract:** The five string pipa was a musical instrument in Chinese history, especially in full flourish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ive string pipa's origin, its introduction, prosperity and decline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images,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ino-japanese scholars' research. It tries to prove the vein of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five string pipa; india